

● 木青 著

# 我自己的世界



# 我 自 己 的 世 界

木 青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01号

我 自 己 的 世 界

木 青 著

☆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10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50

电话: 3017733-225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北方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 1/32 5,625 印张 字数 150 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 1750 册

---

ISBN 7-80091-285-X/I·79

定 价: 3.00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我自己的世界 (自序) ..... | ( 1 )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## 文学创作的根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乡情：文学创作的根 .....    | ( 4 )  |
| 追求的足迹 .....        | ( 9 )  |
| 这是一个真实而幻想的天地 ..... | ( 16 ) |
| 生活的有条件和无条件         |        |
| ——深入生活的感受 .....    | ( 21 ) |
| 我的观念更新与主体意识 .....  | ( 24 ) |
| 文学、童年与生活 .....     | ( 27 ) |
| 不断学习 不断进取 .....    | ( 30 ) |
| 与时代同步 再现沸腾生活 ..... | ( 34 ) |
| 形成自己 .....         | ( 37 ) |

## 探索技巧

### 创作谈二题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“创作自由”谈 .....        | ( 39 ) |
| 乡情与长篇创作 .....        | ( 40 ) |
| 我钟情散文 .....          | ( 41 ) |
| 我爱儿童文学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 ——小说集《海鸥的翅膀》后记 ..... | ( 43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儿童诗小议·····       | ( 46 ) |
| 歌词作者懂点“平仄”好····· | ( 48 ) |
| 语言的神力与魅力·····    | ( 51 ) |
| 东北文学纵横谈·····     | ( 54 ) |
| 东北文学与我·····      | ( 57 ) |
| 被压出来的小说·····     | ( 61 ) |

## 评论与序跋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重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引起的联想····· | ( 65 )  |
| 我读《大漠之恋》·····          | ( 72 )  |
| 苦涩而甜蜜的白桃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读里扬长篇小说《白桃》·····     | ( 75 )  |
| 关东风 阳刚美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读马学鹏的画·····          | ( 79 )  |
| 博者著文精且辟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序王恩涛杂文集《盛京走笔》·····   | ( 81 )  |
| 大潮前的思索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85 )  |
| 歌词《哈瓦纳的孩子》写作前后·····    | ( 89 )  |
| 冬天与夏天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《旋转的舞步》后记·····       | ( 93 )  |
| 真理之星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长篇小说《远方的星》后记·····    | ( 97 )  |
| 感情编织的花环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散文集《这块天地里的精灵》后记····· | ( 102 ) |
| 爱之诗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诗集《爱之歌》后记·····       | ( 104 ) |

## 腊八联想

- 散文家刘黑枷印象…………… ( 106 )

## 创作通信

### 关于创作突破的通信

- 致夏锦乾…………… ( 110 )

### 认同与追求

- 关于《匪患世界》致黄益庸的信…………… ( 112 )

- 《钟情》书简…………… ( 117 )

## 作家生活

- 作家宿舍零号…………… ( 123 )

- 文坛“东北军”…………… ( 138 )

### 他是一座碧绿的山

- 老作家碧野印象…………… ( 147 )

- 记忆的磁带…………… ( 150 )

### “幻想作家”的联欢

- 访苏纪实…………… ( 153 )

- 老作家、信鸽和国画…………… ( 160 )

### 你也是春天

- 诗人、作家高深印象…………… ( 163 )

- 从爱书到写书…………… ( 166 )

### 为人文文尽是情

- 散文家单复印象…………… ( 169 )

- 后记…………… ( 173 )

# 我自己的世界

## (自序)

生活逼使我当了作家。

我虽生长在充满野味的北大荒，还算粗豪的性格里却也充填了不少的“人性论”，因而常被感情左右，成为“弱男子”。与人交心，掏心，有求必应，“谦虚”得可欺，于是，总处在被动、痛苦、失望之中。

我自13岁参加革命以来，之所以总倒霉，当然不完全由于自身性格，还有客观环境因素，这便是没完没了的意在整人的运动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表面上那些可诅咒的运动似没有了，但小人依存，一遇机会，还会情不自禁地重操整人旧业，尽管这种旧业也会套上时代的色彩。

以上种种，是逼我提笔上阵与其一搏的原因，这种搏的结果，可能再次招致倒霉，但至少可使那些小丑活得不安生！

我对文学的热情，确如书中几篇文章所说，是从童年开始的。可那最初的，以为世间只有美好阳光的纯情，却随着一次次打击而减少了。不可想象，当你的挚友，自觉被你拉下太远，因自惭形秽而嫉妒，背地设窟窿桥，希望你跌下去再也爬不起来时，或许一面请你帮助干这干那，一面又在底下“捅咕”时，你还能总蒙在鼓里吗？还总不醒悟吗？起码有一点可以清楚，那就是当他说投了你一张票，而你情知这

张票是自己投自己的时候，你还会相信他吗？

这样，我把这生活写进了作品，有深度了，有现实意义了。让读者冷眼看世界。

这便是浅显的，我写“我自己的世界”的道理。

反过来说，我绝不能象初学写作那样，只美化，粉饰现实生活，使我的读者，特别是天真无邪的青少年一旦放下书本，走出纯洁的校门，来到真实的大世界，就什么都不懂，不适应了。

在这本书里，肯定还有言不由衷的地方，诸如官腔官话之类，这只能证明我的悲哀所在，所以保留，而未一笔拉掉，也是为了暴露自我，从反面加深对读者的教益。

去冬，一天晚上，我宴请一位来访的南朝鲜学者，几杯“茅台”下肚，那学者兴致上来，问我：

“木青先生，你的文学主张是什么？”

我通过翻译反问：“你问我过去还是现在？”

“过去是什么？”

“过去是为政治服务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现在为祖国、为人民，与写春天、爱情、故乡差不多；我以最虔诚的善良心理写人生，引发人们向善、向光明。”

对方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么你的艺术追求是什么？”

“朴素美！我一向以为朴素美是最难得的，只有那浮华之士，方摆弄形式、词藻，借以掩盖其贫乏的生活与浅薄的学识。”

“你的创作题材主要倾向什么？”

“在我自己的世界里，自由驰骋！”



对方连连点头。……

在一篇文章里，我写到了“匕首投枪”说，它是鲁迅杂文的特点。有人把中华民族捧上了天，我却不以为然，鲁迅的《药》等作品都是针对这个伟大民族的劣根性的，因此，我的作品，要变成“匕首投枪”，刺向一切罪恶的，包括前边说的那号伪君子，目的不一定是致命——有的该致命也得致命，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使对方见“血”，能反悟则好，不能反悟也吓他一下，想到这块疤就浑身出冷汗！

我是不是太狠了？不！我太善了，太弱了，这才助长了恶人的气势，倘我真的“狠”点，恶人也便不敢太放肆了！

文学本来就是写人的，因而，我作品里的人，都是我自己世界里的活人、真人。当然，这种活人、真人，往往是集中、加工、典型化了的。它是属于我的，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，或说脸谱化了的。美国人著《神的第六同》中有这样的话：“艺术创造力的产生，总是在无法形容的绝对苦难或危机时，无一例外。”

最后，我还想加个注脚，我原本科班学音乐，但因文学的诱惑力更大，所以50年代中期毕业后，走了一段音乐与文学的混合路——写歌词，鼓词，山东快书，小剧本；进而又写长、中、短篇小说，散文，报告文学……我深感，艺术是触类旁通的，互为联系的。有人不无贬意地说我是“多面手”，我还真为此而庆幸和骄傲呢。这便是我这本创作谈里涉猎面较广的原因。

## 乡情：文学创作的根

### 一

作家的作品，离不开生养他的地方——永具魅力的故土；离不开记忆犹新，充满神秘色彩的童年。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“捷径”，在我那愚蠢的头脑里，也曾把这当做秘而不宣的“发现”。后来，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增长，我方明白，我所捧为至宝的“写作捷径”，原是几乎所有文学工作者都会悟到的东西。巴金的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；狄更斯的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……无不如此。诚然，作为一个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光有童年的生活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须有更博大精深的生活面、学识面才行；同时也不是所有作品都是童年生活的变奏，它只是一种内涵，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、充满青春活力的原素、宝库。一句话，它是基础，是根。

我写过8部长篇，还有一些中短篇，可以说，凡写得顺畅、发表后反映良好的，无不是与我最为熟悉最为亲切的乡情有关的。

我生长在动乱的、富于传奇的黑龙江北满一带（从懂事算起，即从1943年到1949年），那种丰富的穷孩子经历，生活在今天的孩子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。长篇《幼林里的墓碑》，就是这段生活的部分写照。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

儿，吃人的生活促使他们学会各种抵御死亡和饥饿的能力。土匪拿高价利用他们运送军火，在危难关口，与八路军侦察员“拜了把子”，从此，他们开始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斗争，在这场斗争中，他们全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我从动笔到完成，仅用两个多月时间。原因很简单，这段生活我太熟悉了，一拿起笔，活灵活现的人物、画面便立刻浮现眼前，常常出现无法停笔，作品中人物争着要说话的情况。因此我不得不在作品后记中说，“这是在为童年朋友树碑立传。用我这党教会的写作本事，去为那些故去的有名无名的流浪儿记述苦难的经历。”

这些，是指我作品中直述童年生活的部分；还有一种，同是在这个乡情的瓶子里，又可幻化出其它题材作品——历史的或现实的。

我写长篇《不许收获的秋天》，是现实题材，反映“四人帮”横行时，强令农民搞“哈尔套大集”造成的灾难。众所周知，“哈尔套大集”是发生在辽宁的事件，而当时我正在辽宁盘锦的省“五七干校”“改造”，对这号“政治”大集我可谓亲睹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我为写这部作品，又深入到哈尔套一带补充过生活。然而，我仍觉没把握，感到知道的还浅、看到的还太少，于是，重返足以唤起我的灵感，给我以丰富生活的圣地——故乡。果然，当我这土改儿童团长一踏上这块神奇的土地，心，立刻开阔了；眼，立刻敞亮了，仿佛此时我才愈加认定我与乡土是连着筋带着骨的，跟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是通着神经的。可是，当我细看去，心也凉了，“严酷的生活，铁一般的事实却告诉我，在这块土地上，竟也有过不许收获的秋天……”（小说后记语）。这期间，我的心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，疼痛不已，几乎无

法再看下去、听下去了，真有骨鲠在喉之感，急于要把这一切写出来，呈现在读者面前，当做投枪，掷向“四人帮”。

我把这种写作方法叫做“移花接木”，即为把作品写得更厚重，更有生活气息，便将写作素材移到家乡这个异常熟悉而又异常有感情的背景上去写，这样，写来充满勃勃生气，亲切感人。

## 二

有位作家朋友不无贬意地说我的作品未免土了些，要成为一流作家，世界作家，非得跳出“土”不可，否则一辈子只是个编故事的。当时我也用同样的口气回敬对方：“我本无能，如今能编点故事给人看，还全靠家乡给我这点土味儿呢。”其实，论起“洋”来，我接受的东西绝不比这位仁兄少，五十年代初，我在音乐学府科班学了三年作曲，而那时的教材，除民歌课外，几乎全是洋的。然而，也许我这人天生成不了大作家，固执地认为只有本民族喜闻乐见的东西是好东西，才能传世，才能成为世界之作，如同爱故乡才能爱祖国，否则是空话一样。那种一味追求洋，甚至连自己的姓都嫌土气的人，我坚信是写不出好作品的。十九世纪俄国音乐界升起一群巨星，他们的名字叫“强力集团”，其口号就是创建和发扬民族音乐，这些“巨星”为此奋斗了一生。结果，如本是士官学校毕业，但具非凡音乐天才的穆索尔斯基、里姆斯基—柯萨科夫等集团成员，竟写出大量不朽名作，成为世界一流大作曲家。文学亦如此，谁能说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不是世界名著？谁能说鲁迅、巴金、茅盾、郭沫若等大作家不是世界文学大师？

我这样说，绝非拒绝学习外国东西，恰恰相反，任何孤

立、停滞、固步自封的艺术都是没有大出息的，只有学习，学而致用，学而为本民族所用，才会有光明灿烂的前程。学，不是使自己变成洋人或洋人的应声虫。至于那种用洋东西作为衡量本民族文艺的标准，那更是可笑可卑。鲁迅先生说得好：“为了大众，力求易懂，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”；“要启蒙，即必须能懂。懂的标准，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和白痴，但应该着眼于一般大众”；“倘若说，作品愈高，知音愈少，那么，推论起来，谁也不懂的东西，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”。我一直把这些话当成座右铭。

### 三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精神文明、物质文明的提高，人们的思维能力、欣赏水平也远不是过去那么简单。因此，过于繁冗的人物、环境、事件交待等描写，就显得腻味而不受欢迎了。因此，情节的跳跃是必要的，人们的思维能力尽可弥补作者未写的那段空白。而这点，中国民族传统写法与外国、特别是西欧十八、十九世纪文学比，有长有短。中国的民族欣赏习惯是喜欢开门见山，人物和环境是在情节发展中有节制地塑造和描写，不象巴尔扎克等作家喜欢孤立地大段地描写人物和景致。往往一开头就是万言以上的令人乏味的议论、刻画与叙述。但外国文学作品中那种入木三分的心理描写则是我们以往作品（三十年代以来有所改变）所不甚突出或具备的。以上仅是一个互为借鉴的例子。

文学作品给读者印象最直接的，是语言。我以为，写小说的语言，既要形象生动，又要有地方特色。我们中国是个多民族、多区域的大国，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土语，文学作品是给众多读者看的，作家当然不能用那种只有本地区看懂、

其他地区都看不懂的方言写作，但又不能失掉其特殊的语言结构和规律，这就须采用广大群众都能看懂的既变通又具特色的语言。那种千篇一律的语言无论如何不能算优点。

沈从文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老作家，他的作品中外影响极大，仅美国研究沈从文作品的学者就很多，而且大学设专科，招收沈老著作博士学位研究生。这应该算有“世界性”了吧！可是沈老的作品大都是以湘西家乡人事景物，风俗习惯为题材的，语言风格也是湘西特有的。沈老在一部小说选的题记中曾写道：“我的作品稍稍异于同时代作家处，在一开始写作时，取材的侧重在写我的家乡，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条延长千里水路的沅水流域。对沅水和它的五个支流，十多个县分的城镇及几百大小水码头给我留下人事哀乐、景物印象，想试试作综合处理，看是不是能产生点散文诗效果。”我以为这是有关乡土文学及民族化问题入情入理的说明与论述。

我常想，一个作家的才气总是有限的，应扬长避短，应在当今这个对文学有更高要求的世界里，作出自己的探索，攀登新的高度。对我来说，乡情与民族化，或许是个途径。

以上仅是我学习写作的体会，可能有点胆大妄为。

文学创作从来都反对简单化。我说的仅是我“这一个”，我这一个人的体会、感受，即乡情，是文学创作的根，不能、也不敢替别人说什么，总结什么。

## 追求的足迹

---

忘记哪位大师曾说过：“我的聪明就在于我把精力集中到一点上，钻研下去。”

我常为自己能过早地立下文学志向而庆幸，倘若总是见异思迁，一会儿学音乐，一会儿又学雕刻，恐怕到老也还是爱好者，干不成事业。

一九五〇年我读初中，有幸到儿童宫住宿学习。当我发现这儿有个“大书库”时，眼睛竟呆愣住了。因为我这从老区来的穷孩子还从未见过这么多书呢！于是，那每本书，就象伸出无数双小手，用力拉我过去。

我开始贪婪地读书了，甚至暗下过要把这里书全部读完的决心。当然，这是幼稚可笑的，就如同狂人要征服世界一样。“书矿”是不会开采尽的，不过开采一些就会起一些作用，达到能量转化的目的。半年后，我的作文被学校选为“范文”，广播电台拿去广播了。一位姓崔的语文教师甚至大胆地鼓励我：“刻苦努力，你会成为一个作家”。这没费太多力气就获得的“巨大”成绩，使我简直怀疑起作家就跟交好运一样轻易可当了。况且那时我认为老师的话就是永恒的真理，既然老师说我能成为作家，那想必我就是作家，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。

这是在我少年时眼前升起的第一颗亮星。别看它带有很

强的“童话”色彩，但却为我竖起了终生追求的目标。

不久，我读了新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立时，我的灵魂净化了，目标更坚定了：把自己放到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去，锻炼成保尔那样的“钢铁”，成为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的作家。

然而，谈何容易！三十多年来，我在文学这条路上走得多么艰难哪，可以说吃尽了人间苦。我甚至想，倘我用同样的辛劳去钻研别的学问，那兴许早就成为专家了，而且不会有这样大的波折。我这么说，不是后悔当初选错了目标，不，“只要是自己热爱的事业，苦与累都是一种幸福！”我是想说：搞文学，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，它可是个苦差事！

皮埃尔·居里曾说：“我们必须吃、喝、睡觉，必须玩乐、恋爱，接触生活中最甜蜜的东西，但是不应该受他们支配。同时，除去这些以外，在我们可怜的头脑里占优势的，必须是一个终生全力追求的理想。”

## 二

我认为：爱好文学创作并不等于有文学创作的才能。创作才能是实的、综合体，不是某种概念和名词。我从文学创作实践中感到，创作这种劳动，似乎比其它劳动更具“天赋”和“灵气”。或许有人会认为我这是“离经叛道”！所谓“天赋”和“灵气”绝非指天生具备的才能，而且后天——换句话说从小经过艺术的熏陶，潜移默化，以及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之后才会出现的“非凡本领”。

前边说过，我曾见异思迁过，喜欢过音乐和雕刻。学过笛子、二胡、提琴、手风琴、风琴、钢琴，后来又爱上了木刻，手磨出了茧子，板凳都刻上了花纹。一九五三年，我由



于历史的种种原因，未能念大学中文系，而考上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，学作曲。尽管我“人在曹营心在汉”，学的音乐，攻的文学，但音乐、木刻等毕竟同属艺术范畴，与文学有着亲缘关系，或者说，有个触类旁通的问题。就如“塑造典型形象”吧，音乐、文学、美术、戏剧、电影等都一样，都要通过典型形象去感染人。我虽未专门学文学，但因有志于文学创作，所以通过其它途径（不仅音乐、木刻）亦达到了学文学的目的。这点，从那些学工、学农、学医，以至根本没上过任何专门学校的同行们的经历中也可得到证明。这就叫做“有志者事竟成”吧。鲁迅、高尔基等文学大师的成功过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但前提必须是酷爱，而且是长期地酷爱，并付诸行动：读书、生活、写作。

也有“白爱好一遭”的，要么努力不够，要么属于前边说的那种“天赋”不足。

在“音专”我有个学小提琴的同学，他原是富家子弟，学小提琴大抵是为赶时髦、或追求所谓“高雅”。结果抱了一辈子提琴就是不会揉弦（揉弦是提琴的灵魂）。而别的同学，不少在学提琴的第一天就会揉了，揉得很“轻松”，很美。这恐怕只有怨“天赋”和素质了。所以我主张初学写作者要有选择——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适于哪一种；要有足够的创作准备——作家的艺术功力、生活底子等，否则要耽误一辈子。

由于我自认为在文学创作上有“童子功”，因而后来不刻苦，致使进步不大，这应引为教训。

### 三

生活是创作之源。对作家来说，既使“灾难”，也是一种财富。